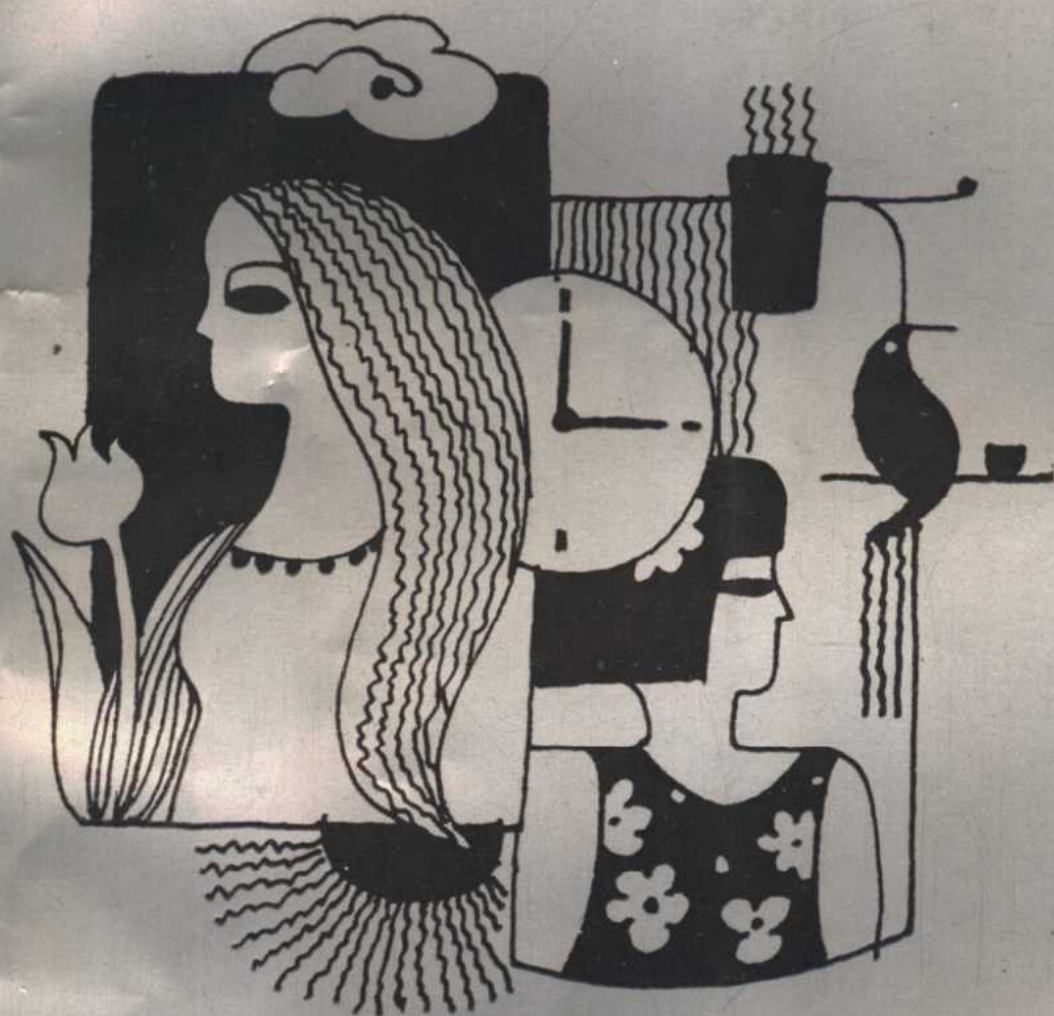




旅途快樂叢書

精彩的一分鐘小說

東成 曉旭 編



中國旅遊出版社

旅途快乐丛书



成志伟 主 编

精彩的一分钟小说

东 成 晓 旭 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031号

责任编辑：唐志辉

封面设计：龚威健

技术编辑：吴子文

旅途快乐丛书

成志伟 主编

精彩的一分钟小说

东成晓旭编

*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九号)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40 印张：4.4 字数：8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800册 定价：2.35元

ISBN 7-5032-0329-3/Z·65

《旅途快乐丛书》总序

成 志 伟

出外旅行是一件愉快惬意的美事。当您在漫长的旅途中感到单调疲倦的时候，这套内容丰富多采的《旅途快乐丛书》可以帮助您消烦解闷、调剂精神。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购买一本或几本，捧读之后，不仅能从中获得思想教益、新鲜的知识 and 艺术的享受，而且可以陶冶情操、增长智慧、愉悦身心。您还可以作为高雅珍贵的礼品，送给亲人和朋友，定会使他们欣喜万分。愿这套丛书成为您旅途中的亲密伴侣，成为广大读者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

1991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古伞	1
灵犀	5
迟到的感谢	10
小梅你好	14
牌友	17
两篇报道	21
三个人的车站	24
平衡失调	26
引渡灾难的人	29
男子汉宣言	33
穿黑汉装的老人	36
温馨	39
乌龟岛上相思籽	42
魂祭	47
复杂事件	50
再年轻一次	53
你这张票是假的	58
破罐	62
价值规律	65
诱剪	68
我叫“县长”	72

移风易俗	74
红鲤鱼	77
一瓶董酒	81
幽会	84
愧疚	88
座位	91
槐花飘落	95
神羊	100
志向	103
叫一声“亲爱的”	106
稿酬	109
游戏	113
狼仇	116
影子	120
表	124
纸钱	127
神鹿	130
惯性	135
第七颗门牙	138
心结	143
收功	145
狗才	148
嗜好	151
高手	154
山上那云	158
月亮	162

古 伞

赵 冬

薄雾蒙蒙，淫雨凉冰冰地吻在他的身上、脸上，真讨人嫌。

哎哟！糟糕。他几乎跳起来顿足捶胸。想起来了，那古伞竟在上周六丢在马所长家里了。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世界上找不出两片相同的叶子！”人们的嗜好更是相差迥异。有的爱骑马；有的蒔花草；有的喜欢收集小物品；有的嗜好烟酒茶……他却喜欢伞。

六、七十年代，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在他家的白墙上，伴他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为啥？因为那画中有一把伞……

他是一位中年科技人员，上个月刚从国外考察归来。在国外期间，他节衣省食，可省下的钱并没有像那些人，购买彩电、录相机、冰箱、钢琴……等高档商品，而买了很多有关专业的杂志和资料。最后，他在一家古玩店里，发现了这把古伞，便倾囊买了下

来。

这是18世纪的英国货，古色古香的伞柄，镶嵌着一只呼之欲出的翡翠鸟，打开伞，用手一转，小鸟会发出很美妙的叫声。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据说，这把伞曾经是伊丽莎白的爱物……

古伞虽称不上是稀世珍品，但拿在手里的确令人玩味嚼舌、爱不释手。自打有了这伞，他仿佛生活中有了依托，日晒雨淋，自然可以不必犯愁；就是在亲朋好友前，他也有了值得炫耀的话题。侄女用漂亮的自动阳伞来换，他不应；研究生伊城用新买的大地牌风衣相求，他更是连连摇头。就连自己的小儿子想用它也是没门。每当那个小淘气儿从伞边经过，他总要不放心地放下手里的图纸，敏感地盯上一会儿，确认儿子确实对伞没有非分的“企图”了，才肯继续埋头工作……

科研所要分房子了，新楼无论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还是从房间结构设计和布局都是无可挑剔的。盼了多少年的新居，终于有了希望。他权衡再三，把自己正确地估计了一番，觉得自己站在中游，换句话说就是可上可下。如果想上，那必须得给主管大权的所长马大胖子抹油不可。否则，也就只好“望楼兴叹”啦！

无奈，他只好从菜金里挤出五百块钱，买了“薄礼”，硬着头皮敲开了马所长家的大门。

那天，正值天阴，秋雨霏霏，时疾时缓时停。偏巧，马大胖子不在家，是马夫人满面春风地接待了他。这个女人并非等闲之辈。打听打听，这么大的科研所里有谁能左右马大胖子？唉，她就能。到了夜晚，她能把枕边风刮得尘土飞飏，马大胖子哪敢不俯首帖耳……

“笃，笃笃。”马夫人接进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赶紧退了出来。退到走廊，便把“礼”亲手交给了马夫人。

这时，雨停了。他感到很舒畅。因为他得到了所长夫人的拍胸许诺——“那房的事，包在我身上。”

于是，他浑身轻了许多，张开嘴，尽情地呼吸着被雨滤过的空气。

……

可现在，伞却丢到马大胖子家里，有心再登门索回，可为了把伞，丢了房子，孰轻孰重？他懊丧地在雨中踉踉跄跄着，徘徊着……

雨停了？抬头，……噢！一把伞撑在他的头顶，他怔住了。

“是老李呀！怎么不拿一把伞呢？”说话的人正是马所长，他支撑着硕大的身体，

很吃力地挪了过来。

“是您呐，马所长。我……我随便蹣跚蹣跚，没事的。”他急忙强挤笑应酬。这笑，充满了苦涩。

“老李，你是咱所的栋梁，也是咱国家科学技术界的根基，可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让雨这样浇，是会生病的。”

他听了所长的话，一股热流涌遍了全身，以致完全忘了那件不愉快的事……

他们谈着、走着，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马家的大门口。

马所长把手里的伞让给了他，说道：

“快回去换换衣服吧，你先用我的伞。”说完，轻轻推他走。又伏在他耳朵上，神秘地说：“这把伞是一位朋友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还是个古董呢！”

他的心一惊，仔细瞧这伞，正是自己的那把。他把古伞一转，一串串水帘飞溅出去，小鸟叫了。没错，他心里又涌起了一股潮流，这回是寒潮，冷得他颤栗着，身体直打哆嗦。

第二天，天气晴朗，他去还伞，满心不乐意。心想匿下这伞不还，可一转念，万万不能做这样事。这样做，人们会把自己看成什么人呢？

灵 犀

瓮学民

推车刚出街口，他意外地发现她在汽车站。二人都惊异万分，的确，都不老也不年轻了呀！

“唉，恐怕十……十八年了吧？”他噤嘴。

“是呀，那年我进城，考上外贸学院，”她腮边泛红，强调说，“是外贸——毕业留在北京，最近才调回……你呢？为啥黄鹤一去无声息？”

“我？”他嘴唇轻轻搐动，低头道，“你抽上没多久，参军，大西北，导弹，风沙……奶，奶奶的，真苦。难收信，更难发信。复员狠拼，才读上轻工学院，工科，工……科！”他把“工科”说得很重。

一辆公共汽车开来，又开走了。她痴痴的，始终。他很激动，捧起那颗狂跳的心，极力追寻她的眼波，漾出的一片朦胧温馨……

是的，那年月，他俩在一个小山村萍水

相逢，而一张口，心的距离一下子消失了，原来他们的父母都是省城老教师，都在刚刚“造反有理”时辞世……真是同病相怜，难怪漫长的“广阔天地炼红心”时二人相依为命，也难怪那年她抽回城相互珍重道别时的话语不谋而合——再不能象父母了，家无二斗粮，也不能当“孩子王”，否则，即是对对方的不忠……

刹时，他偷偷看她，她悄悄瞥他。蓦然，二人目光如阴电阳电交合，爆发出灿烂的火花，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呵，两颗心儿似乎都在歌唱：“呵，你未失言……”

“今天天气真好，”她仰望晴空，勉强笑笑，“你，好吧？”

“哦，好，”他笨拙地一连划了三根火柴，点上烟，吸一口，咳嗽一通，索性掐灭烟，拍拍崭新而式样陈旧的灰羽绒服上的烟灰冲地面讪笑，“毕业后在省工业厅混饭，如今下到一家企业，虽搞电器，也比不上倒爷……”

“厂长？”她扬眉攥住车把浅笑，“祝贺你，你的——”他干笑一声，不置可否，却截住她的话头急问：“你呢？”

“我？”她的眉梢轻轻复归原位，目光低低聚拢在脚下那双精心擦拭过的高跟皮鞋上，似乎难于启齿地讷讷着：“也，也只在

局里局外忙，马不停蹄，快折腾成干巴老太婆了！你想，处里啥事你不牵头能行？上月，才跑趟广交会，问题棘手哩！油水么？哪能比万元户……”

“你是处长了？”他惊喜叫道：“我应该祝贺你！”

“唉，混吧，”她微蹙柳眉，无目的地掸了会儿那件款式新颖、质地却平平的藕荷色呢大衣，小声问，“嫂，嫂夫人在啥……部门？”

他瞪圆了眼睛，推推眼镜，良久，才说：

“工，工业厅。他呢，也在外贸？”

“……”她垂下眼帘噤嘴，“不过，还在北京，部里借调他……”

沉默，沉默……

二人心里都象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俱全。他想，她多幸福，可惜，我……。她想，他多美满，咱呀……

陡然，他们看见一群系红领巾的孩子，在一男一女两位老师带领下，唱着歌儿，款款走来，不禁都追溯相互分别时的情景……哦。半斤八两，少年气盛，那话脱口都够跑的了！

他们不语，看着孩子们和老师亲昵的神态，举动，双目直直的，很久……

“这些孩子多可爱，”她首先打破沉默，
“没有孩子就没有未来的世界呀，不过，站讲台的不如站柜台的……”

“是呵，没有对孩子的教育培养，世界会混沌不堪，这道理有口皆碑，可‘孩子王’的菜篮子最轻……”他大彻大悟般地叫道，“我呀，真感谢当时你的叮嘱。”

“你的临别赠言，我更牢记”。她又扬扬眉，“咱们幸亏没像——”

“嗯？”他似乎才从沉思中惊醒，把手伸入衣袋，瞥她一眼，淡淡地说，“对，没像，没像父母。”

她仿佛想起什么，也把手伸向衣袋，轻轻点头。

又一辆车驶过来了。他俩同时抬腕看表，心照不宣地同十几年前一样，又想互珍重道别：

“对，没，没象，不能象！祝你幸福，再见……”

“祝你快乐，全家和美，再见！没像，也绝不……”

半小时后，她才气喘嘘嘘赶到城北公园假山后极僻静的凉亭，忽闻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她心跳冬冬，理理鬓发，悄悄扭头，不禁惊得目瞪口呆！“你？……干啥？”

“等人……你呢？”他也十分吃惊。

“也，也等……”

等谁呢？他们对视，竟发现对方手里的晚报和自己的那张相同，他们都稔知报上有两广告：其一，“某女，36岁，未婚，教师，愿寻条件相当的男性教师结合”等等；其二，“某男，38岁，未婚，教师，愿觅志同道合的女性教师为伴”云云。翌日，他俩并肩出现在婚姻登记处。



迟到的感谢

锦 源

严冰对着牡丹牌十八英寸彩电在发愣。是谁托人送来的？会不会是捎带的人送错了家门？可纸箱上却清楚地写着“严冰同志收”；是同名同姓？可这地址与自己的住处又只字无差。

搞了近三十年劳教工作，与三教九流各路人马都打过交道的严冰，什么难题没碰到过？任上，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前门后院，熟友生人，有多少不速之客，送来过记不清的礼物，都被他严辞拒绝了。四十年为官，两袖清风。可万万想不到如今离休都三年了，人走茶凉这会竟有人送高档的礼物，目的用意何在？

上午送来时，他不在家，怪老伴粗心，没有问清送来的人，他想，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手段和办法都使得出来。要是有人栽赃陷害泄私愤，他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在三十年劳教工作中，不可能没得罪过人。想到这里，他圆

睁双眼，倒竖浓眉，攥紧双拳的手心沁出了汗水。

“你怎么连问都不问清楚送来的人就收下呢？”他埋怨老伴道。

“我怎么没问。”严大妈委屈地说：“可那人说自己是个驾驶员，单位装好车，他只管按地址送到就行，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

“那驾驶员是什么单位？住在那里？”

“这…这…我倒忘记问了！”

“你呀！你呀！越老越糊涂了！”

怎么办？收下，绝对不能！退回，又往那里退？严冰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

“不妨打开看看，兴许里面有字条什么的？”严大妈提醒道。

“也只有这样了。”

当严冰小心翼翼地打开纸箱，“信！”他的双眉略为舒展开来，信封上娟秀的字迹似曾相识，但一时记不起来是谁。

老严：

知道你已离休，捎去彩电一台，伴你度过晚年。我推想，你是绝对不会花大钱去购买这种玩意的，我也不是花钱买的，这是摸奖得来的奖品，送给你，既表老战友的战斗友谊，更重要的是代儿子聊表你对他的教育、挽救之情。儿子曾在你管教下服刑五